

教宗方濟各與公義

黎恩灝¹

Jorge Mario Bergoglio (下稱 Bergoglio) 在二零一三年三月當選教宗，取名(亞西西的)方濟各，其言行至今確使教會內外驚喜交集。為教內信眾，方濟各身體力行，愛護貧病，振奮人心；但他公開發言時對同性戀者取態開明，亦令不少教內保守勢力感到困惑。在教會外，主流媒體一方面多番褒揚方濟各鞭撻不義的全球經濟制度和銳意改革教會的行動，但另一方面對他反對女性擔任聖職人員持保留態度，亦對他能否整頓梵蒂岡的內部腐敗抱有疑問。總而言之，方濟各一年多的牧職，呈現了他和教會內外的各種張力；但筆者認為，這些張力是健康的，因為這反映了方濟各渴望貧窮基督 (Poor Christ) 和促進公義 (Promotion of Justice) 的信仰生命。

本文將從兩方面帶領讀者認識方濟各的公義觀。一，筆者認為，方濟各的牧職生涯重視社會公義，和他的牧靈處境關係密切。他處身於盛行解放神學的拉美和南美地域，加上耶穌會士的背景，為我們提供充分的資源去認識方濟各公義觀的「種子」。二，筆者從方濟各的公開言行，分析他的公義思想 (idea of justice)²：他關愛貧窮，力促和平，且抨擊國際社會的不公義，甚至批判教會本身。最後，筆者以信仰反省總結全文。

一、在方濟各身上的兩顆「種子」

1 香港教友，教區正義和平委員會人權組成員，大學教育工作者。

2 本文所引用的教宗講道、文告及勸諭，除非特別註明，皆由筆者翻譯。

我們每人都有一塊心田。天主往往把時代和人的經驗，如同種子般埋藏在我們的心田中，以期日後茁壯成長，成為信仰生命的果實。故我們要了解方濟各的公義觀，也不得不注視他身上的「種子」。唯一可見又可能的「種子」，就是他成長階段和早年修道生活的時空。筆者認為，拉美解放神學的興起和耶穌會在梵二後的使命革新，應是孕育方濟各在信仰中追求公義的「種子」。既然方濟各是拉丁美洲的耶穌會士，我們就無法將他的言行抽離背景，否則我們難以更立體地掌握他為何（why）及如何（how）踐行公義。

方濟各原名 Jorge Mario Bergoglio（下稱 Bergoglio），生於在阿根廷的一個意大利移民家庭。阿根廷位屬拉丁美洲，正是解放神學的發源地。拉丁美洲歷經近五個世紀的殖民統治，經濟上長期被宗主國所剝削。自六十年代起，美國染指拉丁美洲，扶植軍事政權，以抵抗共產主義在南部擴張。其政治結果，就是拉美多國受軍事獨裁政權控制和壓迫；在經濟層面，外國公司在拉美軍政權支持下，長期剝削本地人民的經濟成果。同一時間，天主教會歷經梵二大公會議，開始更新教會，強調回歸聖經，重申信友角色及教會的世界使命。大公會議之光照到拉美教會，主教團在一九六八的會議中，重新審視教會在拉美社會的角色，並推動信友自發組成「基層基督徒團體」（base Christian Communities），打破以往教會由聖秩科層主導發展的局面³。更重要的，是令一套針對窮人和社會處境的解放神學得以成熟發展。

³ James Walters, *What happened to Liberation Theology: Session 1*, Oxford Theology Summer School Lecture (Oxford, UK), August 2013.

篇幅所限，本文僅對解放神學作一簡要的描述。解放神學並非是僅僅一套理論、思想，而是拉美教會牧民經驗的反省。傳統教義神學主導了歐陸神學的發展，從超驗層面（transcendence）出發去建構神學；但拉美解放神學反其道而行，先從人在歷史的實踐經驗出發，深信天主在歷史中工作，而不單單在「九重天外」掌管世界。解放神學重視基督徒的具體生活和行動（praxis），將焦點放在受壓迫者和窮人身上，確定基督徒的使命，就是要意識到社會上的「結構罪惡」（structural sin），在受物質匱乏和政治暴力壓迫的處境中與窮人為伍，打破制度壓迫，從而。故基督徒並非追求一種膚淺的和諧社會，而需要和現實的罪惡和不義鬥爭，建設地上天國，甚至不排除以武力形式去解放貧窮⁴。這套「由下而上」的神學進路，要求人洞悉社會，在判斷社會問題時以聖經，尤其是耶穌基督的言行為準則，最後以具體行動解放窮人。這「洞察→判斷→行動」（See→judge→act）的循環，就是解放神學的基礎方法。在這個解放貧窮的使命下，解放神學也要求教會轉化為一個更貧窮和更具先知性的教會，她一方面要在社會斥責不公義，另一方面也要消除內部的神職主義，隨著地方處境去調整教會架構，並以貧窮人和受壓迫者為福傳的優先對象⁵。

然而，由於解放神學具有反宗教的馬克思主義色彩，故在一九八四年，宗座信理部發表了一份文件（*Libertatis Nuntius/ Instruction on certain aspects of Liberation Theology*），以杜絕解放神學偏離教會訓導，走向意識形態化的可能。但總言之，解放神學重視人的歷史和在地處境，指出了解放貧窮人和受壓迫者是基

4 Ibid.

5 Ibid.

督徒的特殊使命，並要求信徒經過觀察和判斷後，付諸行動，以效法耶穌在世時與窮人為伍的表率。

筆者介紹解放神學的特質，並非指 Bergoglio 信奉拉美解放神學，從而關愛窮人。事實上，他從未公開表達支持解放神學。然而，人要具體實踐信仰，就無法把生活的處境和時代脈絡切割。人的處境除了牽涉社會形勢和政治經濟結構，也關係到當時的思潮。既然拉美教會在二戰後的發展和解放神學思潮關係密切，筆者有理由相信它也影響著 Bergoglio 的信仰生活。他在這「解放的」氛圍下，必然更了解窮人的處境，和不時反省教會在社會的角色和使命。再加上他是耶穌會士，其修會在梵二後的革新想必更深化 Bergoglio 追求社會正義的信念。

Bergoglio 在一九五八年加入耶穌會。這個由聖依納爵羅耀拉創立的使徒性修會，以愈顯主榮為己任，強調服從教宗、重視在一切事物上發現天主，以及基督降生的人性幅度。Bergoglio 一九六九年晉鐸，一九七三年被選為阿根廷的省會長。兩年後，耶穌會舉行了第三十二屆大會，相信時任省會長的 Bergoglio 亦有出席。在該屆大會，耶穌會公佈了一項法令，題為《我們今日的使命：為信仰服務和推動正義》（*Our Mission Today: The Service of Faith and Promotion of Justice*）。文件開宗明義指出，耶穌會今日的使命，就是為信仰服務；而促進正義是為信仰服務的絕對要求⁶。文件對世界不公義的理解，不止停留在個人層面，更指向整個經濟、社會和政治制度⁷。文件更要求所有耶穌會士，都要以促進正義視作他們生命和使徒工作的關懷；因為「促進正義」、「傳

6 Society of Jesus, *Our Mission Today: The Service of Faith and the Promotion of Justice*, the 4th Decree of the 32nd General Congregation, 1975, paragraph 2.

7 Ibid, paragraph 6.

揚福音」和「帶領他人與基督相遇」是耶穌會使徒工作的三個密不可分的元素⁸。該文件亦明確指出，耶穌會士以至整個團體的特徵，就是與貧窮人團結一致（Solidarity with the Poor），在自身的神貧生活和窮人身上找出貧窮的基督（Poor Christ）。因此，會士需要抱著耐性、謙遜和勇氣與窮人同行，並在窮人身上學習⁹。

由此可見，在 Bergoglio 擔任修會長上職務時，整個修會在梵二大公會議推動的革新潮流中，走向「促進正義」與「團結貧窮」的明確道路。從 Bergoglio 當選教宗後的各種言行，我們也不難發現耶穌會第三十二屆法令的精神，正在 Bergoglio 身上流溢。

二、方濟各的公義言行

Bergoglio 獲選教宗後，取名方濟各，旨在以亞西西的方濟各為榜樣，一方面關愛窮人，另一方面革新教會。他上任以來的勸諭、文告、聖誕和復活賀詞，以至多次牧靈探訪，無不展現他對貧窮人和弱勢社群的關懷、對締結世界和平的渴望，甚至是透過批判教會，推動其自我完善。以上三個範疇，正好總結出方濟各的公義思想。

重視社經結構，優先關愛窮人

《天主教教理》指出，正義是「以恆常和堅定的意願，給予天主和近人所應得到的」¹⁰；《教會社會訓導彙編》亦提出，除了要尊重傳統的交換、分配和法律正義外，亦需加倍重視社會正

⁸ Ibid, paragraph 47 & 51.

⁹ Ibid, paragraph 48.

¹⁰ 《天主教教理》，香港：公教真理學會，第 1807 條。

義，因為它所涉幅度包括社會、經濟和政治諸結構，以及與之相關的解決方法¹¹。總之，教會訓導對正義的關懷，包括「予其應得」的人際幅度和設計社經制度的結構視野。

方濟各對公義的關懷，也傳承了教會的公義觀。首先，他多番強調要優先關愛窮人。優先關愛窮人（Option for the poor），是教會的社會訓導中一個重要原則，它明言這是「基督徒履行愛德的首要特殊方式，整個教會的傳統都為此作證。」¹²在方濟各的就任教宗彌撒講道中，他要求信徒效法耶穌的養父聖若瑟，作受造物的看護者；他更明確邀請信徒看護每個人，「尤其是那些最貧窮的人」¹³。優先關愛貧窮，是因為基督首先選擇貧窮。方濟各在第廿九屆世界青年日文告中，闡明天主子降生為人，選擇了貧窮、受辱的道路¹⁴，就如聖保祿所說：「祂本是富有的，卻成貧困的，好使我們因著祂的貧困而成爲富有的。」（格後 8:9）

方濟各如何理解貧窮呢？在他首份四旬期文告中，他認爲信友應效法基督的貧窮（poverty），但不等於容忍赤貧（destitution）存在。赤貧是「沒有信心、沒有支援、沒有希望的貧窮」。它包括物質、道德、心靈三方面。物質的赤貧是指生活在有違人性尊嚴狀況中的人，也就是缺乏基本權利與需要的人。道德的赤貧是指人淪爲罪與邪惡的奴隸，既包括個人的罪惡，例如沉迷酒色財氣，對人生毫無希望；也包括結構的罪惡，意指在不公義的社會條件下失業、無法享有平等機會接受教育及醫療的人。心靈的赤貧和道德赤貧相連，就是我們遠離天主和拒絕祂的

11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香港：公教真理學會，2011年，第201條。

12 同上，第182條。

13 教宗方濟各在就職彌撒中的講道，2013年3月19日。

14 教宗方濟各〈第廿九屆世界青年日文告〉，台灣地區主教團福傳委員會青年組翻譯，2014年1月21日。

愛時所體驗到的那種感受。當人認為只靠自己就能生活而不需要真正拯救我們和賦予我們自由的天主，那麼人就會一敗塗地。

因此，方濟各對窮人的關愛，不是流於片面、世俗的層次，而是涵蓋物質需要、心靈渴求、甚至關係重構的完整關懷。針對物質的赤貧，教會透過幫助和服務滿足貧者的需要，信友亦要作出一定的捨棄，好使自己的貧困去幫助祂人和令人富足。然而，能救治心靈赤貧的，唯有基督的福音。當信友傳播耶穌基督的好消息，定能安慰破碎心靈、為陷於黑暗中的弟兄姊妹帶來希望，體驗到其中的喜樂。¹⁵更重要的是，方濟各要求信友改變與窮人的關係，不再視窮人是施捨的對象和值得關懷的他者，而要視窮人為學習的同伴，同他們站在同一陣線：

「窮人教導我們，人的價值不在於他擁有多少或他的銀行帳戶。一個窮人、一個沒有物質財產的人，經常保持自己的尊嚴。窮人能教導我們很多事情，還能教導我們謙遜、信賴天主。」¹⁶

從靈性的層面來看，窮人使信友與基督具體相遇，觸摸祂的苦軀。所以，服事窮人，就是服事基督。方濟各就任教宗以來，除了接待無家者到他的住所聖瑪爾大之家用餐、探訪貧窮家庭以外，更在就任以來連續兩年的聖周四，一改在梵蒂岡主持禮儀的傳統，先後到一個青少年收容所和殘疾人士康復中心，為身、心、靈處於貧窮的弱勢社群主持「主的晚餐」彌撒，並在濯足禮中為少年囚犯、女性、回教徒和殘疾人士洗腳；更有傳他曾秘密「夜巡」羅馬，探訪城內的露宿者，與他們共同進餐。為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信友和市民，方濟各關愛窮人的行動已非新鮮事，從

15 教宗方濟各〈二零一四年四旬期文告〉，台灣地區主教團翻譯，2013年12月26日。

16 教宗方濟各〈第廿九屆世界青年日文告〉。

他多次探訪當地貧民窟已可見一斑；但為普世教會和各國民眾，方濟各的言行就有如一道清流，洋溢基督的愛與憐憫。

方濟各對窮人的關愛，不止於滿足窮苦病患者的個人需要，亦見諸他大力批判當下的社會結構崇尚拜金，排斥窮人，造成社會的不平等（inequality）。他在一次對外國駐梵蒂岡大使的演講中指出，人和金錢的關係在今日的世界本末倒置，金錢不再為人服務，反而去管治人，甚至成為人的「新偶像」；在金錢至上的世界，人為金錢服務，人就成為消費品，可隨時被丟棄，惡化貧富懸殊。歸根究底，就是一套錯誤的意識型態，要求市場和金融系統絕對自主，繼而否定政府為社會公益調控市場的權利¹⁷。方濟各所指，正是自八十年代興起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它將自由市場至上的觀念推展至國際層面，強調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政府不應限制市場運作，反而要大力開放市場，讓資本能自由流通世界各國。在這意識型態下，政府往往強調個人努力才是獲得經濟成就的關鍵，掩蓋社會經濟結構對個人經濟生活的影響；具經濟實力的已發展國家往往威迫利誘發展中地區撤去各種針對外資的限制（deregulation），開放本地市場，讓進口貨與本地產品競爭。在外國龐大資本的優勢下，本地產品難以競爭，發展中國家被已發展國家剝削勞動力和地方資源。事實上，世界南部地區，尤其是拉丁美洲，就是新自由主義的受害者。

方濟各在其首份宗座勸諭《福音的喜樂》中再次批判放任自由市場之惡。他認為，時至今日，仍有人為自由市場辯護，認為它帶來的經濟增長，能建設更大的社會正義。然而，這種論調不單毫無事實根據，更反映了對今日經濟力量和現時經濟制度的盲

¹⁷ Pope Francis, *Address to the New Non-resident Ambassadors to the Holy See: Kyrgyzstan, Antigua and Barbuda, Luxemburg and Botswana*, 16 May 2013.

目信賴。這種制度只會使人為陸續有來的消費品而歡樂，卻無視社會被排斥的一群；結果就是令人習慣甚至認同一套自私的生活方式和冷漠的全球化發展¹⁸。所以，方濟各認為，人不能再信賴市場的「無形之手」，反而要拒絕市場絕對自主和金融投機的行為，並大力攻擊經濟不平等的結構因素；繼而先破後立，尋找解決方法，落實更符合人性尊嚴和公益的經濟政策，以建設更完善的經濟分配制度¹⁹。總而言之，方濟各要恢復正義，不只要求人心的轉化，也要求改革社會經濟結構，甚至要扭轉全球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

相信讀者至此，必定會心微笑。方濟各對貧窮人的關懷，和對公義社經制度的重視，實在充滿耶穌會在梵二後促進正義、團結窮人、學習窮人的精神，以及解放神學中針對結構性罪惡的色彩。總言之，方濟各在社會公義的立場上，既重視建設一個符合社會倫理、優先關愛窮人的社會經濟制度；但他的關懷，更深入每一個窮人的物質和內在的赤貧狀態。唯有公義的社會分配和耶穌的福音，才能完滿地解放窮人於身、心、靈之困境。

促進手足互愛，推動國際和平

方濟各期望一個公義、和平的世界秩序。但真正的公義與和平，需要在人與人、國家與國家，以至國際社會的關係上達致團結關懷和友愛²⁰（solidarity and fraternity），共同消除全球化帶來的經濟不公義和對弱勢社群的迫害，恢復所有人與天主的關係，

18 Pope Francis, *Evangelii Gaudium (The Joy of the Gospel)*, paragraph 54.

19 *Evangelii Gaudium*, paragraph 202-204.

20 Fraternity 可譯作「友愛」，而台灣地區主教團正義和平組將之譯為「手足之情」。本文則交替使用兩詞。

就是彰顯人性尊嚴——天主的肖像。方濟各明確指出，「和平」不僅僅代表沒有戰爭，而是在天主聖意下，日復日地建設一個正義的全球秩序。因此，缺乏全面發展（integral development）下所出現的「和平」，最終只會產生更多暴力和衝突²¹。

方濟各任內首份世界和平日文告充分表達了上述觀點。他將該份世界和平日文告的主題訂為「手足之情：和平的基礎及途徑」，文首提綱挈領，指出人人息息相關，猶如兄弟姐妹；沒有手足之情，就無法建立正義社會，以及穩定和恆久的和平²²。然而，當前全球化下的個人利己主義和「丟棄文化」，使人類大家庭逐漸失去手足之情和團結關懷的精神，致使更多侵犯人權和經濟不公義的事情發生。面對社會問題，方濟各首先以屬靈的視野去作分辨和判斷。他教導人了解到基督徒的團結關懷，就是先要意識到我們「愛鄰人」的基礎，不單是我們擁有人人平等的基本權利，亦因為我們是天主父的生活肖像，被基督的血所救贖，並置在天主聖神恆常的行動中²³。他借用加音和亞伯爾的故事教訓我們，我們有時會背叛天主的召叫，放棄實踐友愛；背叛這份邀請常在我們自私的日常生活中反映出來，而自私本身就是無數戰爭和不公義的根源。²⁴故此，拒絕自私，建設團結關懷，是人類和天主聖三合作、共融的記號。唯有認清這份天人關係，我們才能以團結關懷和友愛締造和平。

方濟各除了要求改變國與國的經濟關係外，亦在文告中抨擊全球化下的金融經濟系統、戰爭和跨國犯罪。不論是以利潤和金

21 *Evangelii Gaudium*, paragraph 219.

22 教宗方濟各，〈二零一四年世界和平日文告〉，台灣地區主教團正義和平組翻譯，2013年12月8日，第1節。

23 〈二零一四年世界和平日文告〉，第4節。

24 〈二零一四年世界和平日文告〉，第2節。

錢為目的的金融經濟系統，抑或滿足慾望和極端主義而發動的戰爭和因而出現的難民，甚至是種種深深地傷害法治、正義，直接打擊人性的尊嚴的跨國組織性犯罪，諸如販賣人口、剝削勞工、凌虐未成年男女和破壞自然環境²⁵，皆是實現真正和平的障礙。面對這些挑戰，方濟各提出各種應對之道。從個人的層面，每人必須要悔改，以手足之情克服自私，並對天主開放，使人的思、言、行為不致缺乏超性幅度，從而將人貶抑為可被人剝削的對象。從國家——政治團體的層面來說，它必須以透明及負責的方式行動，讓國民感覺到他們的聲音被當局聆聽，他們的自由受到尊重。在國際政治的層面，除了透過國際協議和國際法去防止戰爭，保障人的生存權外，更需要共同關注目前的金融經濟危機，重新思考和改變今日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生活型態，明白到財物為眾人普遍所用，而非擴大貧富差距的工具。最後，方濟各要求教會以祈禱和服務關懷所有「傷患、飢餓者、逃亡者、難民和所有的那些活在恐懼中的人」，他尤其提醒信友，「服務是締造和平那手足之情的靈魂」²⁶。他甚至要教會「大聲疾呼」，向各國領袖當頭棒喝，停止不義的作為²⁷。

教宗在具體行動中，體現他對世界和平的關切。他任內每次聖誕節和復活節的賀詞——〈致全城及全球〉文告（*Urbi et Orbi*），以及每次牧訪外地的講辭中，時時呼籲處於戰亂和衝突的國家，例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敘利亞、烏克蘭、伊拉克、中非共和國、南蘇丹和尼日利亞等，早日實現和平；他又要求全球共同保護最弱小的群體，尤其是兒童、女性、長者、難民、移民

25 〈二零一四年世界和平日文告〉，第8節。

26 〈二零一四年世界和平日文告〉，第10節。

27 〈二零一四年世界和平日文告〉，第6至8節。

和販賣人口的受害者，停止剝削人性尊嚴和掠奪自然資源。而文首提到的為中東和平祈禱會議，亦反映出方濟各能以教會之名，恰如其分地推動和平。他的和平工夫，既有人性層面，亦有靈性幅度，足證兩者毫不對立，反而互相補足。

批判教會自身，鼓勵社會福傳

方濟各對公義的要求，不僅針對社會和世界，他亦以批判的角度要求教會自我實踐公義，致力社會福傳（Social Evangelization）。此中「公義」所指，是教會應「行於所當行」，按照梵二更新教會的精神，讓教會以聖經的初期教會為依歸，成為一個貧窮、謙遜、不專權、不自我中心、開放和入世的團體。所以，方濟各上任後，多番對教會內的運作、習性和使命提出深刻的批判。

要建設和促進一個公義的秩序，就需要運用一定的權力去推動和實踐，這對教會亦然。故筆者首先不得不談方濟各對教宗權力的自我批判。方濟各在他就職教宗彌撒中指出，耶穌授予伯多祿的權力，即教宗的牧職，就是服務。他需要以十字架為榜樣，它是服務的高峰；他需要以謙卑、具體和富於信德的服務，看護所有天主子民，特別是最貧窮和弱小的人²⁸。故此，權力首先是「非以役人，乃役於人」。而且，方濟各認為教宗牧職雖然深具權威，卻不應以此自居，反應自我制約，以謙卑來馴服權力。他在《福音的喜樂》力陳教宗牧職和普世教會都需要「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在教宗多次講道中，他以「羅馬主教」自居，又多次牧訪羅馬內堂區，一方面以行動印證他對天主子民的

28 教宗方濟各在就職彌撒中的講道，2013年3月19日。

具體關懷，另一方面亦向世人表達一個訊息：雖然教宗等於羅馬主教，但這稱呼象徵著方濟各希望減少教會對教宗地位超然的印象，他只是宗徒之長伯多祿的繼承人，是世界主教團的首席。事實上，教宗並非是在主教職之上的聖秩等級，他也是一位主教。這再次反映了方濟各面對教宗權柄的謙卑。

而且，他在勸諭中明確表示，他不相信教宗的訓導要對所有影響教會和世界的問題提供一個絕對、完整的答案；教宗不應取代地方主教在其牧民地域作分辨的角色²⁹。一方面，方濟各認為不應過度干預地方教會對社會事務的分辨，這是他謙遜、開放和信任地方教會的表現；另一方面，他這話亦是要求地方主教肩負重任，為地方教會在團體內和社會的問題和挑戰提供出路！方濟各其後亦提出，教會需要更新，轉化為一個「福傳的教會」，故教宗本人和宗座的牧職亦需要有所轉化。他邀請所有人向他提供意見，使他的牧職更能體現基督的要求，並更有效回應當前福傳的需要；教宗和普世教會的中央架構（即聖座）需要聆聽轉化的呼召，使教會更以牧民工作為依歸（the call to pastoral conversion）；否則，過度中心化（excessive centralization）的教會架構，只會使教會生活更形複雜，無助福傳工作³⁰。從此可見，方濟各僅視權力為服務所需的工具；他擁有超然的話語權，卻無意以此權力去壟斷整個教會的發展路向。他願意自我制約權力，甚至是教會領導機關的權力；他亦信任他合作者——地方主教對地區和社會事務的分辨和權力。總括而言，方濟各希望帶出對權力的靈性視野：教會必須恰當和謙卑地運用權力，避免本末倒置，成為權力的奴隸。

29 *Evangelii Gaudium*, paragraph 16.

30 *Evangelii Gaudium*, paragraph 32.

方濟各亦對教會使命作出深刻的反省。他當選後的記者會，向媒體講述他切望教會成為「為貧窮人的貧窮教會」（A poor Church for the poor）；他亦在首份四旬期文告指出，基督既然本身是貧困的，祂的教會也正是一群貧窮的人，使基督自己變得貧困³¹。方濟各亦透過《公教文明》的專訪，向世界表達他對教會的期望：

「我視教會如同戰爭後的一所戰地醫院。問一個嚴重傷者是否有高膽固醇和高血糖毫無意義！他的傷患必須先得到醫治，然後再談其餘一切。醫治傷患，治療創傷必須從低層做起……我們須於每個街角宣講福音，宣講天國喜訊，用我們的宣講醫治各種疾病和創傷。

「我們不能只固執於有關墮胎、同性婚姻和使用避孕方法的問題，這是不可能的。我對這些事談得不多，為此亦受到非議。可是在談這些事的時候，我們需要連同背景一併考慮。再說，教會的看法我也知道，我是教會的兒子，但不必總是喋喋不休地談這些問題。」³²

方濟各並非反對或意圖廢除教會的倫理訓導。但他要求教會有一個牧靈優次，就是愛貧為先（option for the poor），服務並醫治心靈受傷和物質匱乏的人。教會宣講福音，旨在將天國帶到世界³³；實踐這福傳使命，需要扎根本土，面向社會現實，關懷世界事務。他曾強調，他作為教宗，喜愛每一個人，不論他孰富孰貧；但既然背負教宗的職責，就要以基督之名，提醒所有富人尊重和肯定窮人，向他們施以援手³⁴。教會唯有甘於貧窮，謙抑自

31 教宗方濟各〈二零一四年四旬期文告〉。

32 〈教宗接受《公教文明》訪談（上）——為天主敞開寬宏的心〉，《公教報》，2013年12月22日。

33 *Evangelii Gaudium*, paragraph 176.

34 *Evangelii Gaudium*, paragraph 58.

下，存開放的心，深入陣地，才能得到窮人的接納。相反，若教會只滿足於她的富裕——尤其是寶貴的訓導、充裕的資源和「出世」的地位，只會令更多未認識基督信仰的人卻步，也會令處於困苦悲傷的弱勢社群感到教會「對牛彈琴」。事實上，他身體力行，一方面以簡樸的生活方式印證他的教導；另一方面勒令一個被批評為生活奢華的德國主教停職，為教會帶來一個新氣象。

方濟各要求教會重視福傳的社會性，尤見於他在巴西普世青年節守夜祈禱中的呼籲。他邀請青年人不要只作世界的旁觀者，而要以基督徒的身份回應世界各地對社會和政治的焦慮，轉化和建設更美好的世界³⁵。他亦在《福音的喜樂》中讚揚青年人透過社會行動、義務工作和教會內的服務，將福音帶到每一個社區、街道、角落，成為「街頭宣講者」(streetpreachers)³⁶。總之，方濟各要求教會走入現實社會，將基督的憐憫和醫治帶給世界，建設地上天國。

事實上，在一九七一年的世界主教會議發表的文件《世界的公義》已明確表示，正義的行動與革新世界的工作，是傳揚福音不可或缺的幅度；教會的使命，是救贖人類，把人類從受壓迫的情況中解救出來。教會的生活和對財物的管理應有助向窮苦的人傳揚福音；假若教會看來與富有的和有權勢的人連成一氣，她的公信力便會減少³⁷。這再一次反映出，方濟各對今日教會的批判，不僅是出於個人分辨的結果，亦是各宗徒繼承人，即所有主教在梵二後的「時代共識」；方濟各以自己的言行，再次重申世界主教會議對教會內外實現正義的願望。

35 Pope Francis, *Address in Prayer Vigil with the young people*, 27 July 2013.

36 *Evangelii Gaudium*, paragraph 106.

37 Synod of Bishops, *Justitia in Mundo (Justice in the World)*, 1971, paragraph 6 & 47.

三、信仰反省

我們能從方濟各的言行中得到什麼啓發？筆者認為，方濟各邀請我們擁抱「張力」，去更新我們的信仰生活。人有信仰，就會去發掘、認識並服膺真理——天主，故人往往要求得到一個絕不模糊、清楚可見的真理，繼而循道而行，就能避免「行差踏錯」。但這種等待「施予」真理的態度，可能使人模糊了「真理」和「追求真理的方法」。真理必定是絕對的美善和神聖，但求真理的方法卻不只唯一和絕對的方法，而不同的方法，表面上甚至存在張力和衝突。

方濟各的言行恰好為我們示範了如何面對兩種實踐信仰的張力。首先，我們若只花心思去關懷地上發生的一切事，表面上就好像犧牲了我們個人內修、參與禮儀的時間；相反，若我們單單追求內修生活，就會有抽離現實生活的危險。我們如何面對這個表面的二元對立呢？保祿宗徒力勸信友要多「思念天上的事」，但我們並不需要單單注目上天去思念，我們也能在生活的現實處境中發現天主。方濟各愛好祈禱，也多番強調聖事和禮儀的重要。然而，他更多時要求教會注現在地上的苦難，尤其是對窮人、受壓迫者和弱小者的處境，以基督之愛去為他們服務。方濟各曾說，教會要走入人群，但教會不單單是熱心的非政府組織，除非教會忘卻她的福傳使命，就是將基督帶到人間。沒有祈禱的社會行動，只是一種世俗的行動主義（activism）；同樣，缺乏社會行動的祈禱，就只會給信友單薄的心靈慰藉，無法更深入去學習那位與弱小者同在的耶穌基督。總之，方濟各為我們示範了如何注目地下，尋求天上的事；並尋求內修生活和外間行動的平衡。

第二種張力，就是如何批判世界而不失愛心。批判思維在今日部分信友眼中，往往是破壞和諧的表現，因為它打破常規，令人失去過往的安全感。誠然，凡事偏執批判，只會令人對萬事萬物抱有負面態度，也非基督徒的精神。然而，方濟各正好為我們展示了一個可能，他大力批判當下的社會經濟結構，甚至批判教會內部的腐敗，相信為不少教內外人士帶來不安；但他並非只停留在批判的層次，他同時親近弱小，與他們同行；又以漸進的方式改革教會，以具體行動去回應他所批判的現狀；這些批判的言行是出於他對天主、對人和教會的愛，是出於他要建設更美好世界的願望，而非是一種意圖撕裂人的批判。方濟各教曉我們不要害怕批判，但要抱著仁愛之心，有破有立，好能創新世界。

方濟各邀請每一個信徒成為行動者，公義不能等待當權者的施予，而要靠人去爭取，和平需要人去締造。天主不只許諾人一個天國，祂賜給人恩寵與能力去建設地上天國。方濟各的嶄新作風，就是鼓勵信友以新思維、新方式去對抗世界的罪惡，追求、傳揚那不變、絕對、唯一的真理——天主是愛。

筆者願以一句天主聖言去總結方濟各的榜樣：「上主要求於你的是什麼？無非就是履行正義，愛好慈善，虛心與你的天主來往。」³⁸（米六：8）

參考書目

中文文獻

1. 《天主教教理》，香港：公教真理學會，1996年。

³⁸ 新教和合本聖經翻譯得更有韻味：「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彌六：8）

2.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香港：公教真理學會，2011 年。
3. 〈教宗方濟各在就職彌撒中的講道〉，2013 年 3 月 19 日。
4. 教宗方濟各（台灣地區主教團福傳委員會青年組譯）：〈第廿九屆世界青年日文告〉，2014 年 1 月 21 日。
5. 教宗方濟各（台灣地區主教團譯）：〈二零一四年四旬期文告〉，2013 年 12 月 26 日。
6. 教宗方濟各（台灣地區主教團正義和平組翻譯），〈二零一四年世界和平日文告〉，2013 年 12 月 8 日。
7. 〈教宗接受《公教文明》訪談（上）——為天主敞開寬宏的心〉，載於《公教報》，2013 年 12 月 22 日。

英文文獻

8. Pope Francis. *Address to the New Non-resident Ambassadors to the Holy See: Kyrgyzstan, Antigua and Barbuda, Luxemburg and Botswana*, 16 May 2013.
9. *Address in Prayer Vigil with the young people*, 27 July 2013.
10. *Evangelii Gaudium* (The Joy of the Gospel), November 2013.
11. Society of Jesus. *Our Mission Today: The Service of Faith and the Promotion of Justice*. In the 4th Decree of the 32nd General Congregation, 1975.
12. Synod of Bishops. *Justitia in Mundo* (Justice in the World), 1971.
13. Walters, James. *What happened to Liberation Theology: Session 1* In (Oxford Theology Summer School Lecture) (Oxford, UK), August 2013.